

中華福音神學院
神學碩士科
大報告

城市哀歌文學比較—
現實世界與個人感知

指導教授：胡維華

學 生：許雅虹

中華福音神學院（台北）神學碩士

二〇一五年五月

目 錄

一、前言	3
二、文獻探討	5
Thomas F. McDaniel (1968).....	5
W. C. Gwaltney Jr. (1983)	6
S. N. Kramer (1983).....	7
J. H. Walton (1989).....	8
J. Renkema (1998).....	8
F. W. Dobbs-Allsopp (2002)	9
L. L. Wilkins (2010).....	9
結論.....	10
三、方法論	11
比較研究法(Comparative Studies).....	11
比較研究法與耶利米哀歌	12
四、蘇美城市哀歌背景資料.....	14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Summer and Ur	14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Ur.....	14
歷史背景—Ur 第三王朝.....	15
體裁與結構	16
五、比較：蘇美城市哀歌與耶利米哀歌.....	19
往昔與現今	19
孤立與遺棄	21
漂泊與流亡	23
戰後城市風光	25
綿軟無力	28
哭泣的女神	30
侵犯與褻瀆	31
糧食匱乏	33
結論.....	35
六、結論	37
七、參考書目	38

外文書目	38
中文書目	41
電子資料	41

一、前言

今日所有關於耶利米哀歌的學術討論，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其一，為利用文本、結構、形式等批判法來挖掘這短短書卷中所蘊藏豐富且複雜文學功能的學者陣營。¹其二，則是對於耶利米哀歌提出神學關注的學者陣營，無論是關於公元前六世紀存在於耶路撒冷倖存者的悲痛，²或是從女權主義、解放主義與大屠殺(post-Holocaust)等觀點的研究也都屬這個範疇。³

在第一種類型中，同時也包含了那些拿聖經以外城市哀歌與耶利米哀歌比較的研究。⁴在過去這些研究中大多都標示出存在於耶利米哀歌中的語言、圖像與主題動機(motifs)，當然還包含共有的修辭特徵，不單只是聖經中城市哀歌這一個類型而已，而是各種古代近東的文學類型所共有的修辭特徵，例如：戰爭紀事、歷史年表、先知預言，和禮儀文本……等。此外，這一類的研究範疇還包含了在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所挖掘到的各種雕像和其他視覺藝術品。

這些研究大多都鳥瞰式的比較所蒐集到的每一份哀歌文本，其主要關注在於，聖經中城市哀歌與美索不達米亞其他城市哀歌文獻中平行的部分，無論是結構、類型或是內容，主要在於找出其中異同，並企圖從其中歸納整理出是否可能有所謂的「城市哀歌傳統」。本文將比較研究的範圍限定於「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Summer and Ur」⁵與「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Ur」⁶

¹ F. W. Dobbs-Allsopp, *Lamentations* (Interpretation Louisville: John Knox Press, 2002); J. Renkema, *Lamentations* (HCOT, Leuven: Peeters, 1998).

² N. K. Gottwald, *Studies i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2d rev. ed. (London: SCM Press, 1954; revised edition 1962), 51; P. D. Miller, Jr., *They Cried to the Lord: The Form and Theology of Biblical Prayer*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4).

³ 見 N. K. Gottwald,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Reconsidered," in *The Hebrew Bible in its social world and in ours*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93), 165-173; K. M. O'Connor, *Lamentations and the tears of the world*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2002).

⁴ S. N. Kramer, "The Weeping goddess: Sumerian Prototypes of the Mater Dolorosa," *Biblical Archaeologist* 46 (1983), 69-83; T. F. Mcdaniel, "The Alleged Sumerian Influence upon Lamentations," *Vetus Testamentum* 18 (1968), 198-209.

⁵ J. B. Pritchard e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3d ed. with Supple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611-618; P. Michalowski ed., *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Sumer and Ur* (Winona Lake, IN: Eisenbrauns, 1989); C. J. Gadd, "The Second Lamentation for Ur," in D. W. Thomas and W. D. McHardy, eds., *Hebrew and Semitic*

兩份城市哀歌文本。在對於這兩份蘇美城市哀歌相關背景介紹之後，將透過在城市哀歌中共有的主題，進行細部的文學比較。並企圖在這個報告中，指出不同文本所反映出來的社會背景，以及作者對於自身所屬的城市，之所以滅亡的個人感知。主要在於擴大和細化從前學者透過比較所提出，關於這些城市哀歌中各個主題圖像的觀察與比較。

本文我採用的比較研究法採用 W. W. Hallo 所提出「語境進路(Contextual Approach)」。⁶企圖以一種相對寬廣且適度公正客觀的前提，評估文學及其所屬的背景文化環境。⁷也因為此研究法牽涉到文本所描繪的內容，因此將無法得出一個「真實且絕對的」歷史真相。僅只能夠從相近的兩個文化與事件裡，將相類似的想法進行比較，並從中提取資訊。

Studies Presented to Godfrey Rolles Driv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3), 59-71.

⁶ 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455-463; W. W. Hallo ed., *The Context of Scripture I* (Leiden: Brill, 1997), 535-539; N. Samet ed., *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Ur* (Winona Lake, Indiana: Eisenbrauns, 2014).

⁷ Strawn, "Comparative Approaches," 121-122.

二、文獻探討

在這個世紀，眼可見這個世界轉向越來越多的戰爭與暴力。而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關於耶利米哀歌的研究產量更是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代。⁸或許是這些可怕的現實，促使詮釋者以耶利米哀歌作為與創傷談判的一種手段。在這個段落中，將從研究耶利米哀歌的文學功能的學者陣營中，依照年代羅列出具代表性的研究。

Thomas F. McDaniel (1968)

McDaniel 指出，在希伯來哀歌文學與蘇美哀歌文學中所出現的種種平行現象，有可能是因為希伯來文學在這些主題動機上，受到蘇美文學影響所產生的「依附現象」。其所探討的蘇美哀歌為「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Ur」、「The Second Lamentation for Ur」、「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Nippur」以及「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Akkad」，都是已經有英文翻譯出版的哀歌。

他在研究中，比較聖經哀歌文學與蘇美哀歌文學裡，諸多或者是其他學者認為是平行的主題。例如：出現於城市哀歌文學中的感嘆詞「禍哉！」(אֵיכָה)，可以視為一種文學體裁的識別元素，這一個詞彙標示了這一個文學作品，是特別為了這些人所謂的聖地毀壞而有的哀嘆(Klage um das zerstörte Heiligtum)。此外，雖然在蘇美的各個哀歌與耶利米哀歌中都同樣提到「居無定所、四處漂泊、無法

⁸ L. L. Wilkins,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social world of Judah in the neo-Babylonian era* (BI, 6; Piscataway, NJ: Gorgias Press, 2010); R. B. Salters,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Lamentations* (ICC; London: T&T Clark, 2010); U. Berges, 'Kann Zion mannlich sein? Klgl 3 als „Literarisches Drama“ und „Nachexilische Problemdichtung“', in M. Augustin and H. M. Niemann (eds.), *Basel und Bible' Collected Communications to the XVII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BEATAJ, 51; Frankfurt am Main: Lang Verlag, 2004): 235-46; H. A. Thomas, 'The Liturgical Function of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in M. Augustin and H. M. Niemann (eds.), *Thinking Towards New Horizons: Collected Communications to the XIX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Ljubljana 2007* (BEATAJ, 55; Frankfurt am Main: Lang Verlag, 2008): 137-47; P. S. Alexander, *The Targum of Lamentations* (The Aramaic Bible, v.17B; Collegeville, MN: Liturgical Press, 2007); A. Berlin, *Lamentations: a commentary* (OTL;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2); O'Connor, *Lamentations and the tears of the world.....*等等。

安息」這樣的議題，但他認為當耶利米哀歌寫作之時，或者詩人腦袋所浮現的是在申命記中「約書」所記錄那些「不遵守約定之種種下場的警告」。另外，在多數出土關於 Ur 城的哀歌中，那居無定所的是他們的女神 Ningal，但是在耶利米哀歌中，則變成人格化的耶路撒冷女士。他也同時指出，雖然在蘇美哀歌文學以及聖經哀歌文學中，都同時出現「鋪張網羅」這一個議題，但此議題在其他類型的希伯來文學和先知傳統中，耶和華鋪張網羅其實是一個既定的議題，因此雖然都同時存在於各自的哀歌文學中，但耶利米哀歌的主題，可能更多的受到先知傳統的影響。

也因此，基於種種理由，McDaniel 在文章中否決蘇美所出土的城市哀歌對於聖經中耶利米哀歌的直接影響，理由是在這兩者之間存在著太大的時間與空間上的差距。此外，他也認為在美索不達米亞文學中的種種元素，並不明顯存在於聖經中。⁹

W. C. Gwaltney Jr. (1983)

最初 *eršemma* 與 *balag* 這兩種類型的文學體裁，幾乎同時出現在古巴比倫王國時期，前者為 *gala* 祭司用 Emesal 方言所創作的儀文(liturgical composition)，為單一的文學單元，且僅獻給單一神明。後者則為會眾哀歌(congregational lament)，這個類型的文學作品，不斷地被複製與改寫，直到 Seleucid 王國時期。

其中城市哀歌(City-lament)這一個類型的文學作品，則不同於前兩者，它如同「經典之作」一般，擁有特定的性能(performance)，只專用於哀嘆有關神廟的毀壞。

直到中巴比倫王國時期 *eršemma* 與 *balag* 這兩種類型的文學體裁，才逐漸合併於同一個禮儀的基礎上，此時的 *balag* 總是安置於 *eršemma* 之後，成為一種結論的形式。Gwaltney 因此假定，上述組合物在這個時期，儼然已成為禮儀必要

⁹ McDaniel, "Alleged Sumerian influence upon Lamentations," 198 – 209.

成分，並由神職人員保存。這種新型成的哀歌型態 *balag-eršemma* 則被使用在各樣的儀式場合中吟唱，包括將一舊建築夷為平地的場合，或是驅趕即將來臨的險惡(a protended evil)等等。

在他的研究中，也指出當城市哀歌演出時，所配套的儀式也影響著城市哀歌的文學結構。通常一個完整的城市哀歌是由幾首不同的「歌(kirugu)」所組成，除了最後一段之外，在歌與歌之間，都會有一到兩行的文學單元稱為「*gišgigal*」，這種段落的區分通常被理解為「對唱」(interpreted as antiphon)。

基於 Gwaltney 對於古近東「哀歌」文學體裁的廣泛研究，更加確定聖經中耶利米哀歌與古近東哀歌之間在文學類別上的關聯，這兩者之間並非只是簡單的借用有關於哀歌文學裡面所欲表達的一些「想法」而已。¹⁰

S. N. Kramer (1983)

在有關蘇美城毀壞的文學作品中，讓這場災難的描繪尤為慘烈的淒美事實是，這些文學作品標誌了蘇美的文藝復興時期(Sumerian renaissance)已告終結，無論是在政治、或是經濟的力量上亦同，那是一段在文學與音樂的學習上蓬勃發展於整個國土的時間。

在工藝科技的發展上，這一個時期的國王šulgi 也完成了他父親 Ur-Nammu 所沒有完成的建設工程，是蘇美所有的建設工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塔樓「the ziggurat of Ur」，此外，他還在蘇美城內建造許多宗教建築。

在哀歌文學中，最著名的「哭泣女神」這一形象的起源和發展，則源自於描述蘇美城毀壞以及牧羊人之神 Dumuzi 死亡的相關文學作品。當然不可置否的，此一哭泣女神的圖案也同時大量存在於其他各樣蘇美文學類別裡面。Kramer 透

¹⁰ W. C. Gwaltney, "The Biblical Book of Lament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Near Eastern Literature," in *Scripture in Context II: More Essays on the Comparative Method* (ed. W. W. Hallo, J. C. Moyer and L. G. Perdue; Winona Lake, IN: Eisenbrauns, 1983), 191-211;此專文也同時收錄於 *Essential papers on Israel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ed. F. E. Greenspah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1), 242-265.

過分析整理種種描述這個形象的文學段落，呈現所謂「哭泣女神」這個形象在蘇美文學中的人物刻畫、她的性格以及她的行為……等等。此一形象存在於蘇美詩人及文學家腦袋中，大約存活於公元前 2000 年開始，並於之後數百年間的文學作品之中。¹¹

J. H. Walton (1989)

作為一個神獨特啟示的接收者，以色列在他自身的各個方面都反映出古代近東的風俗民情。而這樣的映射意味著，若要了解以色列人的邏輯思維，則不能完全無視於他所屬的古代近東文化背景。而其中關城市哀歌的部分，Walton 指出，目前蘇美的城市哀歌文學編錄可追溯到公元前十八或十九世紀，其中包含哀嘆 Eridu、Ur、Akkad、Lagash 與 Nippur 等城市的毀滅。

就體裁(genre)而言，蘇美城市哀歌文學(以及與之相關)的體裁，明顯與聖經中城市哀歌文學體裁，有高度的相似性，應該避免絕對的否定這兩者之間的關係。然而，這些哀歌所顯出的「神觀」，卻大不相同。否則，例如「邪惡的風暴(evil storm)」這一個普遍存在於蘇美城市哀歌中的主題，就應該也需要出現於耶利米哀歌中。

因此，Walton 認為耶利米哀歌最終所表達的神學意義，才是理解以色列如何回應攸關於他城市毀滅的途徑。¹²

J. Renkema (1998)

對於耶利米哀歌所提出的核心主張是，哀歌是一個統一的文學作品。主要的研究方法為文學分析，他認為單一詩歌內部的文學結構，顯出詩歌彼此之間在許多議題上有所關聯，故此他認為耶利米哀歌擁有相當複雜的寫作語言。此外他也

¹¹ Kramer, "The Weeping goddess," 69 - 80.

¹² J. H. Walton, *Ancient Israelite Literature in Its Cultural Context: A Survey of Parallels between Biblical an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89), 13-14, 135-168.

指出，所有存在於耶利米哀歌中諸多重複的用字，雖然有所不同，但在整卷書中所涵蓋的語意範圍通常是同義的，或者是有明顯的關聯。

那些存在於詩中諸多的對立性主題文字，其實是一種彼此「應答」且相互平行的關係。例如：詩人透過兩個不能並存的主題對比，鏈接耶利米哀歌 1:1 與 2:1，前者是昔日的輝煌成就與今日的衰敗殘破，而後者則是天上榮美對比地上荒蕪。在 Renkema 對於耶利米哀歌關於作者、寫作時間與寫作地點的討論中，他指出，此書卷為公元前 587 年耶路撒冷毀滅後，那些存留下來的聖殿歌手所作。¹³

F. W. Dobbs-Allsopp (2002)

因著詩歌的特質為平行對稱，耶利米哀歌成為一個提供了多種關於猶大和耶路撒冷毀滅之災觀點的詩集。Dobbs-Allsopp 將這卷書標示為「anti-theodic」因為它產生一種神學，使人質疑上帝對祂的百姓以及那塊土地的所作所為。他甚至認為如果在哀歌中讀出「上帝是公義的」，那就大大誤解了哀歌。而這樣的神學抗議耶和華虐待這些百姓，詩歌所要闡述的中心在於痛苦而非正義；甚至引起更多爭議的是在這樣的主張之下，上帝似乎成為一名罪犯。

另外，穿插在整個研究中有兩個值得注意的議題：擬人化錫安與普通人(The Everyman)。在「擬人化錫安」中，他指出，在前兩章中，人格化城市的圖像無疑是在整卷哀歌中，被最鮮明最突出描繪的角色。他在「普通人」中指出，雖然詩中發言者單、複數交替出現，但僅因這一個文法上的差異而提出在詩中有一位以上的發聲者，根本沒有必要。¹⁴

L. L. Wilkins (2010)

利用修辭學從耶利米哀歌攫取古代攻城戰之後該城市倖存者情況，此外也對

¹³ Renkema, *Lamentations*, 39-40, 56-57.

¹⁴ Dobbs-Allsopp, *Lamentations*, 23-46, 50-53, 106-109.

一些古代近東的材料、猶大後鐵器時代各樣的物質證據帶入其社會的作用、社會制度與在耶利米哀歌所描繪的文字中所提及的那些日常的活動，做謹慎而周詳的研究，並進行比較分析探討古代農業社會和其他相似的社會模式。

Wilkins 認為，在 1960 年代以前學者間普遍認同，至少在君主制以及後君主制時期，聖經中所記載的以色列史。因此，在公元前 586-539 年間，所有關於猶大地的人口，是否猶存之類的觀點通常被駁回，因為聖經作者聲稱耶路撒冷的破壞及其領導人的流亡導致「猶大眾人」的生命也走向盡頭，因此該地荒涼無人居住，直到這些流亡者在波斯古列年間從巴比倫返回。但在 1990 年代之後這種「荒廢空無的土地迷思(myth of the empty land)」就不再盛行，取而代之的是猶大在整個新巴比倫時代，依舊維持於「一個正常運作的社會模式中，且他的政治體制仍然完好無損」。¹⁵

結論

可以明顯看出在 1990 之前，多數學者感興趣於考古資料的發現，並將這些考古資料與聖經文學對比。這些研究大多鳥瞰式的比較所蒐集到的每一份城市哀歌文本，從哀歌文體的分類、儀式的進行與哀歌的結構……等等。在 1990 之後則偏向聖經哀歌的文學與神學研究居多，其中不外乎討論耶利米哀歌的文學結構、在詩中重複出現的主題及其關聯性……等等。近年來，研究的潮流，似乎又回到考古資料的討論上。再加上 2014 年 N. Samet 出版重建之後的「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Ur」，¹⁶因此，或者可以期待，在城市哀歌文學的比較上，有新的看見。

¹⁵ Wilkins,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social world of Judah in the neo-Babylonian era*, 1-8.

¹⁶ Samet, *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Ur*.

三、方法論

比較研究法(Comparative Studies)

此為研究背景文化的方法，從相近的文化裡，將相類似的想法或者是行為模式進行比較，並從中提取資訊，好增加對於另一文化相同層面的理解。意圖進行理解的範圍可以包括在文化中的行為層面與信仰層面，或者表現於藝術或文學作品中的文化。¹⁷因為聖經中所記載的這些人類，雖然作為神獨特啟示的接收者，但並非生長在真空之中。以色列之所以在各個層面都反映出古代近東的風俗民情，是因為他們曾經真實地存在於這塊土地上生活度日。這樣的映射同時也代表著，在這些人四周圍有著與他們一起生活的其他各個不同的民族作為鄰居，因此若要了解以色列人的邏輯思維，勢必不能忽視那些在這個民族周遭生存的其他古近東文化。¹⁸

在比較研究法的發展史中，一開始學者 F. M. Müller 提出「比較研究法」可以成為研究調查某個時代和特定區域，在不同文化所屬之宗教層面間，存在之共有元素、典型或是原則的重要工具。¹⁹後來，亞述學者 F. Delitzsch 宣稱，聖經文獻之所以與其他文化文獻有著共有元素，主要是因為聖經倚賴或是借用其他文化寫作。對此觀點，在當時其他有基督教信仰的亞述學者，則多以書面論述提出強烈批評以茲回應其觀點。爾後 F. Delitzsch 所倡導的觀點，衍生成為泛巴比倫運動(Pan-Babylonianism)，主張這個世界上所有神話，與新舊約聖經中所意圖描繪與呈現的內容，都是巴比倫神話的變形。²⁰事實上，幾乎每一個顯著的考古發現，

¹⁷ J. H. Walton, *Ancient Near Eastern Thought and the Old Testament: Introducing the Conceptual World of the Hebrew Bible*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06), 18-19.

¹⁸ Walton, *Ancient Israelite Literature in Its Cultural Context: A Survey of Parallels between Biblical an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13-14.

¹⁹ B. A. Strawn, "Comparative Approaches: History, Theory, and the Image of God" in J. M. LeMon and K. H. Richard ed., *Method Matters: Essay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Hebrew Bible in Honor of D. L. Petersen*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9), 118-119.

²⁰ Walton, *Ancient Near Eastern thought and the Old Testament*, 15-17.

已經導致許多研究論述充斥著過於草率的評估，他們大多以「在不同文化之間所找到的平行與典型，為文化之間的影响或依附現象」作結。²¹

1990 之後比較法在聖經和古代近東研究的重大理論已經由 W. W. Hallo 所提出的「語境進路(Contextual Approach)」有所調整。此進路企圖以一種較寬廣且適度公正客觀的前提，評估文學及其所屬的背景文化環境。²²他指出，若要公正而客觀的理解文本的環境或語境，都應透過以下兩個層面：其一為水平面，也就是在這段文字被創作與傳播的地理、歷史、宗教、政治和文學環境；其二為垂直面，它指的是文件與文件之間所存在的「互文維度(intertextual dimension)」，哪一份(較早的)文件激發了另一份文件的寫作，又哪一份(較晚的)文件反映出另一份文件的思維。²³如此一來，這個經由修正過的比較研究法，就完整包含了文學與歷史兩個重要層面之間的關連與變化。

比較研究法與耶利米哀歌

在我看來，在耶利米哀歌的研究領域中，採用比較研究法的學者，諸如前一章所提及的 S. N. Kramer 與 T. F. McDaniel 等人，主要的關注在於，找尋聖經中城市哀歌與美索不達米亞其他城市哀歌文獻中平行的部分，並企圖從其中歸納並找出有沒有所謂的「城市哀歌傳統」。顯然，過分強調相似性與相異性，將模糊文件所意圖呈現的原始樣貌。誠如 Landsberger 所提出的，此舉非但剝奪了理解文本的重要因素，同時也削弱了特定文明透過文字符號表達呈現一個概念時的自主性(conceptual autonomy)。唯有通過對於各個不同文明詳細語言學的研究，才有可能重建更龐大的系統性。²⁴

²¹ M. W. Chavalas, "Assyriology and Biblical Studies: A Century and a Half of Tension," in *Mesopotamia and the Bible: Comparative Explorations* (ed. M. W. Chavalas and K. L. Younger Jr.: JSOTSup 341;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2002), 43-45.

²² Strawn, "Comparative Approaches," 121-122.

²³ W. W. Hallo,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and Their Relevance for Biblical Exegesis," *The context of Scripture I* (Leiden: Brill, 1997), xxvi.

²⁴ Strawn, "Comparative Approaches," 122-123.

因此，本文將不全面性的鳥瞰所有已出版的城市哀歌，反而是專注於有出版不同英文譯本的「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Sumer and Ur」²⁵與「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Ur」²⁶兩份城市哀歌文本與聖經中耶利米哀歌 1:1-11 在各個議題上的文學比較。

由於這兩份哀歌有許多不同的譯本，因此，在文章中引用之時，將以譯者姓氏前兩個英文字母置於該哀歌縮寫之前，諸如：Ga. LSUr²⁷、Kr. LSUr²⁸、Mi. LSUr²⁹、Kr. LU³⁰、Kl. LU³¹以及 Sa. LU³²來區分不同的譯本與哀歌。

²⁵ 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611-618; Michalowski, *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Sumer and Ur*; Gadd, "The Second Lamentation for Ur," 59-71.

²⁶ 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455-463; Hallo, *The context of Scripture I*, 535-539; Samet, *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Ur*.

²⁷ Gadd, "The Second Lamentation for Ur," 59-71.

²⁸ 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611-618.

²⁹ Michalowski, *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Sumer and Ur*.

³⁰ 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455-463.

³¹ Hallo, *The context of Scripture I*, 535-539.

³² Samet, *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Ur*.

四、蘇美城市哀歌背景資料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Summer and Ur

這一部優異的作品由五首長短不一的「歌」所組成，在 500 行中有差不多 400 行被完整地保留下來，但這些文字與記載卻對於理解蘇美的歷史與宗教和文化而言，沒有多大的意義。³³早在 1914 年，這部哀歌的一部分就已經出版。在最初，這份哀歌因著種種因素，被學者們誤以為是「Ibbi-Sin 哀歌」與「關於 Sumer 和 Akkad 毀壞的哀歌」的組合。這一份「組合物」，有第一個重大貢獻的研究，是在 1950 年由 A. Falkenstein 所發表的「Die Ibbīsîn-Klage」，總共有 54 行。³⁴

爾後則是由 Gadd 在 1963 年間所翻譯 Nippur 泥板中約有 60 行的文字，³⁵這些內容為後來 Mi. LSUr 296-358，而 Gadd 的譯本使得 Ur 物質文明的研究、哀歌的內容以及大略的時間範圍得以確立。這部哀歌則在 S. N. Karamer 與他的助手 M. Civil 整理並建立了一套來源編碼之後，方才能夠以一個完整作品的樣貌呈現，³⁶而非如同從前一樣被認定為是兩個不同的作品，而目前，這部哀歌最新的譯文則是由 P. Michalowski 於 1988 年出版。³⁷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Ur

這一份哀歌可以說是第一份被完整的重建與翻譯的蘇美城市哀歌，在 1940 年由 Kramer 所出版。³⁸全詩總共有 436 行，可以分成兩段不等長的「歌」，在這兩首「歌」之間有一到兩行的「對唱(antiphon)」隔開。這部哀歌是由 22 個泥板所組成的，除了其中的一片泥板是來自 Ur 之外，其他 21 片泥板都來自 Nippur。

³³ 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611-612.

³⁴ Michalowski, *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Sumer and Ur*, 3.

³⁵ Gadd, "The Second Lamentation for Ur," 59-71.

³⁶ 該翻譯收錄於 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611-619.

³⁷ Michalowski, *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Sumer and Ur*.

³⁸ Samet, *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Ur*, 32.

³⁹爾後，Jacobsen (1941)與 Falkenstein (1949)則分別對 Kramer 的研究，提出重要的評論，前者奠定了城市哀歌相關背景研究資料的基礎，而後者則在評論中額外增加了語言學對於文本重要的註釋。在歷史背景方面，Falkenstein 則反駁詩中所描述的滅城事件就是 Ur III 滅亡，但他所提出的其他建議，似乎不太可能被後來所找到的歷史證據所支持。⁴⁰

現在，拜網路科技發達之賜，在 Electronic Text Corpus of Sumerian Literature (etcsl.orinst.ox.ac.uk)也可以找到這首哀歌的複合音譯文本與該重建文本的英文翻譯，⁴¹該網路平台於 1997 年架設，最近則於 2006 年更新其中資訊。目前最新的譯本，則是由 N. Samet 根據 92 分不同的抄本所重建的複合音譯文本及其譯本，於 2014 年出版。⁴²

歷史背景—Ur 第三王朝

迄今出土的五份早期蘇美城市哀歌中，上述的兩份所紀錄的都是有關於 Ur 第三王朝的首都 Ur 的毀壞。這一個王朝滅於他的第五任王手上，Ibbi-Sin 王(約 2028-2004B.C.)第二十四年，Ur 城被從東而來的軍隊擊敗。在這之前，Ibbi-Sin 除了經過長時間的武力抗爭之外，還需要以智力攻防挑撥來自東邊的埃蘭人 (Elamites)和西方的亞摩利人(Amorites)，好延緩自身終將滅亡的命運。⁴³

在這個國家的內部，則有省長 Ishbi-Irra，狡猾謀取權勢，他通過欺騙迷惑 Ibbi-Sin，一步步提高他的力量，而這些虛假的安慰與承諾以及甜蜜誘人的保證，使王麻痺。⁴⁴於是這個國家就在種種虛假的安全感裡面，逐步走向滅亡。而上述

³⁹ 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455.

⁴⁰ Samet, *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Ur*, 32.

⁴¹ 原文音譯：

<http://etcsl.orinst.ox.ac.uk/cgi-bin/etcsl.cgi?text=c.2.2.2&display=Crit&charenc=gcirc&lineid=c222.C.39#c222.C.39> (該網址於 2006.12.19 更新，並於 2015.05.10 節錄)

原文英譯：

<http://etcsl.orinst.ox.ac.uk/cgi-bin/etcsl.cgi?text=t.2.2.2&display=Crit&charenc=gcirc&lineid=t222.p1#t222.p1> (該網址於 2006.12.19 更新，並於 2015.05.10 節錄)

⁴² Samet, *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Ur*.

⁴³ Hallo, *The context of Scripture I*, 535.

⁴⁴ Kramer, "The Weeping goddess," 70.

這些帝國最後生死存亡的過程，後人也只能通過一些零碎和間接的證據，拼湊得知。這一個王朝最終的命運，則在敵軍攻取最後一道防線之後，整座城市遭到洗劫，並且成為廢墟，而其中的居民慘遭殺戮，國王本人則被擄走。⁴⁵

此一龐大的帝國，在大約一百年前由 Ur-Namma 所創立，其內部的凝聚力，在這個時期走向整個帝國的最高峰，無論是在政治上、經濟上亦或是音樂與文學的發展上。⁴⁶然而他的兒子，國王šulgi 的外部擴張卻使這個國家開始漸漸走下坡，而在哀歌中所描寫的這最後一幕，充其量只不過是最後致命的一擊，其所影響的範圍也只有主要的舊城區以及屬於它的近郊而已。⁴⁷

體裁與結構

一般來說，在古巴比倫時期美索不達米亞的哀歌大致上可分為宗教性哀歌 (*eršemma* 與 *balag*) 與城市哀歌 (*city-lament*)。城市哀歌的文學特點是它所具有的多樣性和豐富性，且擁有特定的性能 (*performance*)，只專用於哀嘆有關神廟的毀壞。⁴⁸這兩種不同的哀歌類型，所使用的寫作語言也有所不同：宗教性的哀歌都是使用 *Emesal* 方言寫作，可能是因為這方言專屬於那些「哀悼專門」的 *gala* 祭司。而在城市哀歌中，凡是哀哭女神發言的段落，就會使用 *Emesal* 這種方言寫作，而哀歌其餘的部分則大多使用蘇美的主要方言。⁴⁹

最後，莫約在公元前十六世紀，或者更早之後城市哀歌就不再被抄寫與傳播，但是其他宗教性的哀歌卻被繼續不斷的複製，並於崇拜中使用，直到 *Seleucid* 年間。通常一個完整的城市哀歌是由幾首不同的「歌 (*kirugu*)」所組成，除了最後一段之外，在歌與歌之間，都會有一到兩行的文學單元稱為「*gišgigal*」，這種段落的區分通常被理解為「對唱」 (*interpreted as antiphon*)。⁵⁰

⁴⁵ Gadd, "The Second Lamentation for Ur," 59.

⁴² 劉增泉，《西洋上古史》(台北：五南，2010)，55。

⁴⁷ Michalowski, *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Sumer and Ur*, 1.

⁴⁸ Gwaltney, "The Biblical Book of Lament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Near Eastern Literature," 196-197.

⁴⁹ Samet, *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Ur*, 2.

⁵⁰ Gwaltney, "The Biblical Book of Lament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Near Eastern Literature," 197-198,

若將這兩部經典的城市哀歌，按照結構分析並列觀察，著實不難發現，他們似乎擁有共同的主題，並共享一些相同的敘事元素，如下：⁵¹

LU	LSUr
I. 被遺棄的控訴(1-39):透過對句一一列出每一位神及其所遺棄的神社或城市。	I. 闡述風暴及其影響 (1-118):眾神的旨意與計畫是要使風暴毀滅一切，於是眾神成就他們所計畫的一切，猛烈的攻擊這城。
II. 呼籲哀嘆(40-76):從那些被遺棄的城市和神社中所發出的苦澀哀嘆。	II. 眾城的哀嘆與控訴 (119-282):主要在於各個神明紛紛離棄自己的居所，以及他們所屬的女神為其毀壞大唱哀歌。
III. Ningal 對 Nanna 的懇求(77-172):主要於描述雖然 Ninga 極力懇求，但摧毀 Ur 的命令終究不可撤銷。	III. Ur 的光景 (283-339):致力於陳述蘇美的首都 Ur 毀壞的種種事實與慘狀，除了城市以外連同其周邊地區也遭到遺棄和破壞。
IV. 風暴破壞的詳細描述(173-253):致力於描寫破壞本身，同時也專注於描寫造成破壞的風暴。	IV. 向 Enlil 控訴與求饒 (340-489): Ur 的主神 Nanna 登場向 Enlil 哀哭。接在敘述者簡短感嘆之後的是，Enlil 的回答。
IV. Ningal 的獨白(254-330):描繪在暴風之後死一般的寂靜，它凍結了破壞和大屠殺的畫面。	V. 呼籲恢復與祈禱 (490-500):敘事者向眾神差來的暴風發言，雖然有諸多哀傷在這城市之中，但它並沒有
V. 三首 Ningal 的哀歌(331-387):於災難中逃脫後，站在城外為其哀悼。	
VI. 願風暴不再降臨(388-417):將風暴與敵人做有效的連結。	
VIII. 向 Nanna 呼籲 (418-436):在神	

201-202.

⁵¹ 參閱，P. W. Ferris, *The Genre of communal lament in the Bible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92), 35-36; Samet, *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Ur*, 14-31; Michalowski, *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Sumer and Ur*, 10-15 .

靈面前呼籲，求其恢復城市原本樣貌，
並再度眷顧其子民。

被徹底摧毀。此一段落由咒詛文與
祈禱文交織而成。

五、比較：蘇美城市哀歌與耶利米哀歌

往昔與現今

在耶利米哀歌 1:1-2 中，可以得知所頌揚的座城市，曾經作為該地區的中心城市，這樣的觀點與傳統的看法是一致的，就是早在公元前 10 世紀耶路撒冷已經被確立為大衛王朝的主要首府城市。⁵²但自從 1990 年代以來學者卻開始質疑這種觀點，並堅持認為耶路撒冷只比一個小的區域性貿易單位更大一點而已，而這種情況要一直持續，直到主前第八世紀後期，直到撒瑪利亞陷落之後，耶路撒冷方才承擔更大的功能，躍升成為全國性的區域管理中心。⁵³無論耶路撒冷興起的事實趨近於哪一個觀點，在哀歌中所關注的議題是：那座從前了不得的城市，如今卻荒涼、衰落了。

這座城市的衰落，有可能是表現在該城市對於其周邊城市所具有的政治地位，或是該城市在經濟貿易層面的萎縮，無論是哪一個層面，所帶來的影響或者都會直接表現於該城市人口突然且急劇的下降。總之，詩人在這卷書的一開始，暗示了詩人所觀察這座城市，就是那個曾經在公元前第七世紀晚期那種「萬頭攢動」的城市，在主前第六世紀的如今冷清且孤寂。

反觀 Ur 第三王朝之所以衰落的根本原因，可以毫無疑問的歸咎於 Ibbi-Sin 的前任國王 Su-Sin 的統治，國力從這個時期就已經開始逐步下降。⁵⁴因此，著實不能如同詩中所提的完全歸咎於不可預知的外部力量，反倒是必須先考慮國家本身的結構。此外，在 LSUr 中，亦同樣關注往日與現今的比較。不同的是，所描繪的內容與範疇卻圍繞在對神靈所供奉的祭品與聖殿中的聲響上。節錄如下：

⁵² Wilkins,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social world of Judah in the neo-Babylonian era*, 12-13.

⁵³ 關於此論點更深入的探討，參閱 P. R. Davies, *In Search of 'Ancient Israel'*,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Supplement Series* 148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2006).

⁵⁴ Michalowski, *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Sumer and Ur*, 1.

<p>眾神最後的餐飲……在啤酒（和）葡萄酒巨大的酒桶裡這些都失敗了，在 gir-pa 就是放牧牛羊之處……牧草正 (?)低垂，那巨大的烤爐，那不使……牛與羊的，不再散發出氣味……這「屋子」就是像公牛似的鳴響，它……帶走了。</p>	<p>The late repast of the gods...In the great vat of ale (and) wine these have failed In the gir-pa which pastured oxen and sheep...the grass is(?) laid low The great oven, that made no...of oxen and sheep, no more sends forth an odour...The 'house' which resounded like a bull, its...is take away (Ga. LSUr 15-20)⁵⁵</p>
<p>眾神的餐飲備受影響，在他們偉大的餐廳裡，酒（和）蜜已經用盡……這聖殿就是敕令應如牛一樣喝道的-(現今則是鋪天蓋地的沉默。</p>	<p>The evening meals of the gods were suppressed, In their great dining-halls wine (and) honey came to an end...That house where commands were shouted like an ox – its silence is overwhelming. (Kr. LSUr 311-316)⁵⁶</p>
<p>晚餐在眾神用餐的大廳被玷污，啤酒、葡萄酒與蜂蜜停止(流淌)於偉大的食堂，屠夫曾經用來宰殺牛羊的刀，(如今) 躺在草地上挨餓……這聖殿，就是那曾經像公牛吼叫的，(如今)沉默無語，</p>	<p>The evening meal in the great dining hall of the gods was defiled, Beer, wine, and honey ceased (to flow) in the great dining hall, The butcher knife that used to slay sheep and oxen lay hungry in the grass... The temple, which used to bellow like a bull, was silenced, (Mi. LSUr 310-315)⁵⁷</p>

若說耶利米哀歌的作者所關注的是整座城市的人口數量，與這座城市相較於其他周邊城市的地位，那 Sumer 與 Ur 哀歌中所關注的焦點，就不在於城市，而是他們的神廟。

在這裡雖然所描繪的是有關神靈的飲食，但這些膳食，無論是酒、是蜜，都是來自於參拜者。除了從植物所提煉而得的「汁液」短缺的描繪，可以得知參拜者，不再絡繹不絕以外，嗜血的屠刀，也有著與神靈同樣的下場，這些刀具不再

⁵⁵ Gadd, "The Second Lamentation for Ur," 63.

⁵⁶ 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616.

⁵⁷ Michalowski, *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Sumer and Ur*, 55.

能夠飽餐於動物身上所流淌的「汁液」。上述這些現象的生成，無非來自於相同的原由，也就是這座神廟不再有香客前往頂禮膜拜。

人們帶著貢物前往寺廟，最大的理由，無非期盼從神靈那裏得到指引，如今，這沒有祭品、沒有香客的光景所造成的，除了不再聽見「人聲」鼎沸之外，當然，也就代表者不會再有從神靈而來的話語、啟示甚至是命令等等聲響。

孤立與遺棄

在耶利米哀歌 1:2 中安慰者(מְנַחֵם) 這個角色的執行，無論是所謂政治盟友或是個人的朋友，都有可能是包含在被期待的義務範圍裏面。⁵⁸國際之間的安慰之舉，除了在聖經中，可以找到諸如，大衛與亞捫王之死(撒下 10)的安慰之舉外，也可以從一些近東的文獻中找到一些具代表性的社會角色，作為「מְנַחֵם」的例子。其中，包含主前第十三世紀，Hittite 王 Hattušili III 寫給他盟友之子的信件，為了要哀悼，Kassite Babylonia 的王 Kadashman-Turgo 之死。⁵⁹

根據所記錄的文字，對於飽經戰亂耶路撒冷而言，她悲痛哀傷的理由，似乎不在於生離死別。也就是說，耶路撒冷的倖存者並不為了生命的逝去而悼念。再者，親人的被擄等等這些戰爭中所會有的苦難，也不在詩人的描繪清單裡面。反倒是因為被遺棄所遭受困苦，也就是耶路撒冷的前盟友如今轉身攻擊她這一件事，在詩中被一再的強調(1:17, 19, 21)。藉由她從前的盟友，也就是那些現在已經成為敵人的人，所造成的社會孤立感，才是詩人選擇用來表達「被遺棄」的素材。

在 LU 中，也可以找到關於被遺棄，與孤立的描寫。只是，所選用的素材，

⁵⁸ 有關哀悼儀式(mourning ceremony)的廣泛討論和「מְנַחֵם」的角色，無論是在個人關係或者是政治外交的背景，參見 X. H. T. Pham, *Mourning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the Hebrew Bible*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9), 27-35.

⁵⁹ P. Artzi, 'Mourn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Death in Mesopotamia*, ed. B. Alster (Copenhagen: Akademisk Forlag, 1980), 161-170.

卻無關於盟友的幫助與安慰，反倒是來自於神靈的安慰與幫助，譯文節錄如下：

<p>我親自向 Enlil 實實在在的懇求…… Enlil 誠然……無法安慰我的心。我所在的城市徹底的毀滅實實在在是由他們執導。</p>	<p>To Enlil I in person verily made supplication... Verily Enlil...soothed not my heart. The utter destruction of my city verily they directed. (Kr. LU 156-162)⁶⁰</p>
<p>真的，我自己在 Enlil 面前提出懇求： 「願這城市不被破壞！」我的確告訴他們……Enlil 從來沒有這樣安慰我的心 「這樣很好；就這樣吧！」……誠然，他們給了我所在的城市下了「必須被徹底破壞」的指令，</p>	<p>Truly, I myself uttered supplication before Enlil: 'May the city not destroyed!' I said indeed to them,...Enlil never soothed my heart with that 'It is good; so be it!'... Verily they gave instructions that my city be utterly destroyed, (Kl. LU 146-162)⁶¹</p>
<p>我自己在 Enlil 面前提出懇求。「不要讓我的城市被毀滅！」我對他們說。「不要讓 Ur 被摧毀！」我對他們說。…… Enlil 沒有這樣安慰我的心「很好，就這樣吧。」他們命定了我城市的徹底毀滅，</p>	<p>I myself made supplication before Enlil. "Let not my city be destroyed!" I said to them, "Let not Ur be destroyed!" I said to them,...Enlil would not soothe my heart with that "It is good; so be it." The utter destruction of my city they ordered, (Sa. LU 156-162)⁶²</p>

Samet 指出，哀歌可分為兩大類，一為城市哀歌(City Lament)一為宗教性哀歌(cultic Laments)。這些城市哀歌，至少在表面上，都描述某一個特定的歷史事件，因此偶爾被稱為歷史性哀歌(historical laments)。在另一方面，宗教性哀歌所哀痛的內容對於所謂毀壞的描述，通常來講都相當的含糊籠統，在詩中經常使用公式化的詞組，而非具有能夠突顯特定歷史事件與性質的字彙。⁶³不過在我看來，若真與聖經中的城市哀歌相比較，蘇美城市哀歌的宗教性相關描述，確實有

⁶⁰ 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458.

⁶¹ Hallo, *The context of Scripture I*, 536.

⁶² Samet, *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Ur*, 63.

⁶³ Samet, *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Ur*, 1-3.

更多且更細微的描述。

在耶利米哀歌中，詩人筆下那可怕的自白，促成這場災難的就是錫安女士自己的上帝，因為這是她叛逆的懲罰(1:12-15, 17)。對於 Ur 的詩人而言，城市之所以被徹底毀滅的原因，同樣也是該城市神靈所造成。但是，在耶利米哀歌中，似乎看不見詩人，向造成毀滅事件的耶和華之間有任何「不要將城市毀滅」之類的對話。反之，Ur 哀歌中，卻鉅細靡席的描述了此一場景，並假設，倘若 Enlil 答應人類的請求，就是所謂的「安慰」。對這兩座城市而言，毀滅的命運與結局都來自各自神明那不可違逆的旨意。他們同樣都得不到所期盼的安慰，但不同的是，耶路撒冷所期待的是來自「人類」的安慰，而 Ur 卻是期待事件的始作俑者，也就是他們的神靈帶給他們安慰。

漂泊與流亡

1:3 標識出「猶大」是此次危機的受害者，這意味著耶利米哀歌並不只是哀悼一個城市及其居民的墜落而已，這卷書所談論的是攸關於整個民族的放逐與壓迫。此外耶利米哀歌作者在寫作上，所提到的諸多地理名稱，在詩中都具有相當程度的「可動性」。也就是說，這些地理名稱或者在意義，或者涵蓋範圍上是可互換的，這些名稱諸如：錫安、耶路撒冷、猶大等，甚至還有雅各和以色列等。透過這些地理名詞的暗示可以得知，耶路撒冷和猶大之間關係密切，因此，在學者之間亦多有關注於這兩者之間的關係。⁶⁴

這些討論多半在於，猶大農村在實際上有多少程度與耶路撒冷共享公元前 587/6 年間的苦難，又或者那些居住在猶大邊境的人，到底有多少人會認為自己是「猶大人」。若根據亞述文獻對於其他國家權利要求的文件，希西家所統治的區域，包括 46 個設防城和無數個鄉鎮，而這些城市的名單，則來自於希西家所徵召，在耶路撒冷圍城之時擔任防禦的戰士名單。⁶⁵根據上述這些議題的論證，

⁶⁴ Wilkins,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social world of Judah in the neo-Babylonian era*, 23-24.

⁶⁵ Wilkins,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social world of Judah in the neo-Babylonian era*, 23-24.

或者可以這樣理解詩中所謂的「猶大」，以及耶利米哀歌所涉及的，並非只是一座城市和生活居住於這座城市裡面的人們而已，「猶大」是一群人，以此作為一個描述他們自身所屬土地的名稱。這些人，在戰爭之後，被迫遷到外邦，流離失所，他們因著諸多原由或者必須在一個不屬於他們的土地上討生活，惶惶終日不得安息。

在 LU 中，也紀錄這場風暴導致 Ur III 王朝的國王 Ibbi-Sin 和他人民的流亡：

<p>它的人們不再居住在他的住宅裡，反被栽種於充滿敵意的土壤中，Su 人(與) Elam 人，就是敵人們居住在他們的住宅裡，那它的牧羊人(活)在恐怖之中，在宮中被敵人抓住，Ibbi-Sin 在陷阱裡被帶到 Elam 地-從 Zabu 山，在海的「乳房」到 Anshan 的邊界-像那已經離了「家」的麻雀，他再也不會回到他的城市裡，</p>	<p>That its people no longer inhabit its dwellings, that it be made inimical soil, That the Su-People (and) the Elamites, the enemies, inhabit their dwellings, That its shepherd (living) in terror in the palace be seized by the foe, That Ibbi-Sin be brought to the land Elam in a trap – From Mt. Zabu on the “breast” of the sea, to the boundary of Anshan – That like a sparrow which has fled its “house,” he return not to his city, (Kr. LSUr 32-37)⁶⁶</p>
<p>它的人民不再居住於他們的聖地，就是他們被交付，(住)再在一個敵視他們的地方，於是那šimaški 和 Elam(的戰士)，就是他們的敵人，居住在他們原先的地方，而它的牧羊人被敵人捕獲，就在孤身一人之時，Ibbi-Sin 帶著枷鎖被帶到 Elam 之地……正如同鳥兒飛離它的巢，他再也不會回到屬於他的城</p>	<p>That its people no longer dwell in their quarters, that they be given over (to live) in an inimical place, That (the soldiers of) šimaški and Elam, the enemy, dwell in their place, That its shepherd be captured by the enemy, all alone, That Ibbi-Sin be taken to the land of Elam in fetters, ... Like a bird that has flown its nest, he not return to his city, (Mi. LSUr 32-37)⁶⁷</p>

27.

⁶⁶ 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612.

⁶⁷ Michalowski, *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Sumer and Ur*, 39.

市。	
----	--

在這首詩裡面紀錄了 Ur 王最終被帶到 Elam 去，在 Ur 王朝開始之時，這個政權與他的鄰國的關係，或者可以經由在 Isin 所出土的文件一窺究竟。在一份關於 Ur-Namma 的古巴比倫銘文裡，論到關於 Puzur-Inšušinak 敗北一事，或者可以因此對這事有新的看法。⁶⁸因為在傳統上，Awan 王朝最後一位統治者執政時期，已經確定至少在 Akkad 的šar-kali-šarri 王(2117-2193 B.C.)統治的前半個世紀。而 Susa 在šulgi 王的執政時期則是在 Ur 的統治之下，但因著 2007 年的考古發現，Puzur-Inšušinak 敗北的這場戰役，或者應該發生在更早的時候，也就是有可能是在 Ur-Namma 在位期間。但無論如何，Ur III 王朝最後是敗在 Kindattu 手上。⁶⁹

相較之下 LU 中對於戰敗之後流亡的描繪，就顯得相當的鉅細靡遺。對於該城市的平民百姓而言，他們被帶離自身所熟悉的家園，去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而他們的仇敵，則得著他們的居所。在王宮中，也上演著同樣的戲碼，這兩類型的人，都再也無法回到自己所熟悉的環境之中。在耶利米哀歌中，所有關於流亡的狀況，顯得含糊籠統，在詩歌本身，完全無法得知他們是被擄到哪裡，也不知道仇敵來自於何方。比起蘇美城市哀歌，對於被擄與流亡的仔細描繪，似乎聖經所關注的焦點更在於「受苦」與「無法安息」。

戰後城市風光

錫安，一直以來都認為自己理應受到上帝特別的祝福，因為耶和華的院宇座落於其中，但在詩人筆下的如今卻成為廢墟，令人悲傷、痛心疾首。對於錫安的居民而言，聖殿提供了一個地方，可以從猶大各地聚集，為了一些公共慶祝活動、聖日以及朝聖。這些活動所伴隨著大量物資的輸入，或者以十一奉獻或者以其他形式的祭物形式，聖殿在這裡成為中央管理所有輸入物資的倉儲，此外耶路撒冷

⁶⁸ 有關這場戰役以及該份文件的音譯與更多的討論，參閱 G. Marchesi, “Ur-Nammâ(k)’s Conquest of Susa” in K. De Graef and J. Tavernier ed., *Susa and Elamarchaeological, Philological,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s* (Leiden: Brill, 2012), 285-291.

⁶⁹ Michalowski, *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Sumer and Ur*, 2-3.

的祭司也在此提供參加者醫治與祝福。⁷⁰但在耶利米哀歌 1:3-6 中所暗示的是，耶路撒冷經歷宗教機構與宗教習俗的毀滅，使得那些或者原先依賴並相當程度的連接於與聖殿有關的宗教傳統的人們，不再前往獻祭。

此外，有一些證據顯示，在公元前 586 年聖殿毀壞之時，那些動物犧牲曾經一度停止獻於壇上，而直等到新壇於波斯時期建造之後，祭祀活動才得以在耶路撒冷恢復。⁷¹對於聖經哀歌作者而言，城市的街道，是為了容納裝載宗教節慶的人潮而存在，這座城市的城門，是為了前來向耶華獻祭的人們敞開，宗教是人們前往這座城市的理由。而這座城市的祭司與處女，也都因著節期與祭祀而歡樂。

反觀，在 LSUr 與 LU 中對於戰後城市蕭條的敘述，就無關於宗教節期與慶典這一類的活動，人們之所以不再前往，純粹是因為城市本身的殘破，無關於其他。從詩人描述災難相關的主題性術語，或者可以看出詩人與當時的社會大眾是如何看待這場災難。其一是整個代表蘇美文明的最高成就的物質結構，這同時也是此一文明成形的必要基礎設施，都消逝殆盡成為荒涼且一去不復返。⁷²

這兩部哀歌在物質文明的破壞上，所陳述的重點雖然都在於「道路」，但其實還是略有不同。在 LSUr 中主要是在描繪通往該城市的、在城市外面的道路已經荒涼，無人行走於其間：

<p>沒有人行走於大路，沒有人尋求於小徑；（這些路使）城市容易被尋見，（還有）村莊被當作廢墟……</p>	<p>That no one tread the highways, that no one seek out the roads; That its well founded cities (and) hamlets be counted as ruins... (Kr. LSUr 39-40)⁷³</p>
<p>沒有人指明道路，沒有人尋求途徑，這個城市和它的周邊村落都被化為廢墟，為要屠宰眾多黑頭人，</p>	<p>That no one set out for the road, that no one seek out the highway, That the city and its settled surroundings be razed to ruins, To slaughter its numerous black-headed people, (Mi. LSUr 39-41)⁷⁴</p>

⁷⁰ J. Blenkinsopp, *Sage, priest, prophet: Religious and Intellectual Leadership in Ancient Israel*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5), 79.

⁷¹ Wilkins,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social world of Judah in the neo-Babylonian era*, 26, 32.

⁷² H. L. J. Vanstiphout, "The Death of an Era: The Great Mortality in the Sumerian City Laments," in Alster, *Death in Mesopotamia*, 84.

⁷³ 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612.

⁷⁴ Michalowski, *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Sumer and Ur*, 39.

就敘事場景的選擇這一項而言，LU 與聖經較為相近。然而在敘事手法上卻大不相同，在耶利米哀歌 1:4 裡，城門與路徑這些無生物，都因為無人前往而淒涼悲傷，他們有情感與知覺。在 LU 中則寫實的敘述了怵目驚心屍骸遍佈的景象，並使這些景象與從前對比。而所謂的從前，則是由平常日與特殊日交織而成的從前。事實上，死者趴臥在街道上、在城垛上、在外牆癱倒所形成的亂堆上，還有在露天廣場上的種種描述，似乎更具體的強調災情慘重以及戰況激烈，這樣巨大和普遍的死亡居然出現在平常寧靜祥和，甚至可以說是充滿歡樂的城市裡面。此外，在這城市中，沒有任何群體或階層，能夠倖免於此，無論是老與少、貧與富，卑微抑或崇高，都同樣死於非命。⁷⁵

<p>在他高聳的城門，就是他們平常散步的地方，屍體躺臥；在他的大街上，就是慶祝節日的那裡，他們躺臥散落。在他所有的街道，就是他們平常散步的地方，屍體躺臥；在它的廣場上，就是這地舉辦慶祝活動那裡，人們成堆躺臥。</p>	<p>In its lofty gates, where they were wont to promenade, dead bodies were lying about; In its boulevards, where the feasts were celebrated, scattered they lay. In all its streets, where they were wont to promenade, dead bodies were lying about; In its place, where the festivities of the land took place, the people lay in heaps. (Kr. LU 213-216)⁷⁶</p>
<p>在他高大的城門，就是他們平常散步的地方，被堆放屍體，在他的大街上，就是慶祝節日那裡，頭顱成堆(?)放置，在他的街道，就是他們平常散步的地方，被堆放屍體，在他的廣場，就是舉行國家舞會之處，人們成堆躺臥，這塊土地的血液，如銅或錫填滿所有洞穴，</p>	<p>In its high gates where they were wont to promenade, corpses were piled, In its boulevards, where feasts were celebrated, heads lay in heaps(?), In its streets, where they were wont to promenade, corpses were piled, In its places where the country's dances took place, people were stacked in heaps. The land's blood filled all holes like copper or tin, (Kl. LU 213-217)⁷⁷</p>
<p>在他崇高的城門，就是他們平常散步的</p>	<p>In its lofty city gates, which were accustomed to promenades, corpses</p>

⁷⁵ Vanstiphout, "The Death of an Era: The Great Mortality in the Sumerian City Laments," 84-85.

⁷⁶ 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463.

⁷⁷ Hallo, *The context of Scripture I*, 536.

<p>地方，被堆放屍體。在他的大街上，就是被建於的富麗堂皇的那裡，頭顱如同種子撒播。在他所有的道路上，就是他們平常散步的地方，被堆放屍體。在舉辦國家舞會之處，人們成堆躺臥，這塊土地的鮮血，如銅和錫填滿溝渠。他的屍體，如同遺留在太陽底下的羊脂，自己消失了。</p>	<p>were piled. In its boulevards, which were built in grandeur, heads were sown like seeds. In all its streets that were accustomed to promenades, corpses were piled. In the places where the dances of the land had taken place, people were stacked in heaps. The land's blood filled the ditches like copper and tin. Its corpses, like sheep fat left in the sun, of themselves melted away. (Sa. LU 213-218)⁷⁸</p>
---	---

綿軟無力

在耶利米哀歌 1:5-6 中，所提及關於孩童與官長的離去一事，這些人原是錫安女士的威榮。⁷⁹在 Targum 1:5 中，提及詩人腦中所想的「עוֹלָלִיָּה」，可能是該國的青年，⁸⁰而不是如同和合本所理解的是「孩童」。或者詩人想要在第二行更深刻突出耶和華在猶大身上所造成憂傷的程度。但我認為這個術語應該是泛指一般性的猶太人，而比較不太可能是指一些特定的「年輕人」。到了第六節，經文更是說，這些官長，在追趕者之前，於無力之中行走。聖經作者，在描繪戰敗者氣力盡失之時，所選取的事件與場景，是被擄，是被迫遠離家園，於疲乏中徒步行走的畫面。

反觀在 LSUr 的詩人眼裡，戰敗者氣力盡失則是因為食物與飲水的匱乏所造成。這裡兩個譯本之間的翻譯在細節上，在人民之於水的比喻上雖有較大的落差，但最終的結局是一樣的，這些人失去前行的力氣，翻譯如下：

<p>在 Ur，沒有一個人擁有食物，沒有一</p>	<p>In Ur, no one took charge of food, no one took charge of water, Its people like</p>
---------------------------	--

⁷⁸ Samet, *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Ur*, 65-67.
⁷⁹ D. R. Hillers, *Lamentations: A New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2d rev.ed. (New York: Doubleday, 1992), 85.
⁸⁰ Alexander, *The Targum of Lamentations*, 114.

<p>個人擁有水，它的人民就像水從井裡倒出……他們不再擁有自信心，他們的氣力[遠走]。</p>	<p>water poured from a well... They no longer had confidence in themselves, [gone] was their strength. (Kr. LSUr 294-296)⁸¹</p>
<p>在 Ur 沒有人去獲取食物，沒有人去獲取飲品，其人民如同在井中翻騰的水一樣東奔西跑，他們的氣力已經退去離開，他們(甚至)不能繼續前行。Enlil 使有害的飢荒折磨這座城市。</p>	<p>In Ur no one went to fetch food, no one went to fetch drink, Its people rush around like water churning in a well, their strength has ebbed away, they cannot (even) go on their way. Enlil afflicted the city with an inimical famine. (Mi. LSUr 293-296)⁸²</p>

就寫作手法而言，聖經作者所要強調的是，這些人被迫「耗損」，因而造成他們的無力感。這樣的耗損，因著家園與被擄之地的距離遙遠，使得「耗損與無力感」鮮明且突出。

在 LSUr 中的描述則著重於，供應氣力的「來源」斷絕，以至於動彈不得。場景選在城市裏面，更加強調所欲描繪的困境與折磨。故此，我認為 Michalowski 的翻譯「其人民如同在井中翻騰的水一樣東奔西跑」略勝一籌。將城市比作水井，將住在其中為著食物與飲水奔走的居民比作井水，在這種光景之中，人民無論如何奔走，都無法逃脫，這些人被困在自己的城市裏面。

無論是聖經或是蘇美文獻，都提到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正是這些氣力盡失之人所信仰的神。對聖經作者而言，是「因為耶和華在她許多的罪過上使她憂傷」，對 Ur 城而言，這一切現象都是因為「Enlil 使有害的飢荒折磨這座城市」。若再仔細分析，耶和華做事是有原因的，因為這些人犯罪，以至於造成種種現象；反觀 Ur 詩人所認知的神 Enlil，做這樣殘酷的事情則有可能不需要有任何理由。

⁸¹ 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616.

⁸² Michalowski, *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Sumer and Ur*, 55.

哭泣的女神

在耶利米哀歌 1:7-11 中，「耶路撒冷」作為人格化的錫安女士，第一次開口發言。在許多學者眼中，此一人格化的形象，正如同那些存在於美索不達米亞城市哀歌中，所描述的「哭泣的女神」一樣，懇求耶和華參與她的痛苦。⁸³

<p>向著[Nanna]為了那臨到他城市的一 [Ningal]痛苦的哭泣；向著主為了他的居所遭到來臨的攻擊之故—她痛苦的哭泣。</p>	<p>Unto [Nanna] for the sake of his city approached – bitterly [Ningal] weeps; Unto the Lord for the sake of his house which had been attacked approached – bitterly she weeps. (Kr. LU 82-83)⁸⁴</p>
<p>向他，為了她的城市她走近，她痛苦地哭泣。為了我女神的家，她走向他，她痛苦地哭泣。為了她的滿目瘡痍的城市，她向他走近，她痛苦地哭泣。</p>	<p>Unto him, for the sake of her city she approached, bitterly she weeps. For the sake of my lady’s house she approached him, bitterly she weeps. For the sake of her devastated city she approached him, bitterly she weeps. (Sa. LU 82-84)⁸⁵</p>
<p>母親 Bau 在她 Urukag 家中以苦澀的淚水哭泣「噢，我破壞了的的城市，被摧毀的房屋」她痛苦的哭泣。</p>	<p>Mother Bau wept bitter tears in her house Urukug, “Oh my destroyed city, destroyed house,” bitterly she cried. (Kr. LSUr 164-165)⁸⁶</p>
<p>母親 Ba`u 用苦澀的淚水哭她的 Urukug 「唉，被破壞的城市，我那被毀壞的廟宇！」她痛苦的哭泣。就在那一天(Enlil 的)話成為一個進擊的風暴—誰能夠捉摸呢？</p>	<p>Mother Ba`u wept bitter tears in her Urukug, “Alas, the destroyed city, my destroyed temple!” bitterly she cries. On that day the word (of Enlil) was an attacking storm – who could fathom it? (Mi. LSUr 161-163)⁸⁷</p>

但我認為這個議題在這三份文件中的描述，在「懇求各自的神」，以及這個事件的始作俑者就是自己的神，這兩件事情上是一致的。詩人在各自詩中對於發

⁸³ Kramer, "The Weeping Goddess," 70-80.

⁸⁴ 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457.

⁸⁵ Samet, *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Ur*, 59.

⁸⁶ 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614.

⁸⁷ Michalowski, *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Sumer and Ur*, 47.

聲的主體，其角色設定卻是相當不同。對我而言，聖經作者在詩中給耶路撒冷的稱謂為「בֵּית」，⁸⁸是一種將城市擬人的手法。在詩中這座城市收納百姓的感知成為自己的感知，收納百姓的經歷成為自己的經歷。故此，這些上達耶和華面前的哭泣與懇求，其實是一個個百姓的哭泣與懇求，只是作者以「錫安女士」作為這一個群體的「個體(大我)」來撰寫哀歌。

再者，無論是在 LU 亦或是在 LSUr 裡，這兩位女神用第一人稱所哭泣的內容，都是有關於城市與聖殿這些硬體設施遭到破壞。在聖經中，耶路撒冷則是向上帝抱怨她的仇敵對她造成情緒上的困擾(1:9)，以及她如今身分地位的無足輕重(1:11)。若再加上夾在這兩個向耶和華的呼喊之間的敘述，所哀哭的理由，就還要再加上聖所被未受割禮者入侵以至於成為汙穢，還有她的百姓受到極不平等的對待，他們必須交出他們的珍寶才得以換取食糧，好繼續存活這兩項。

侵犯與褻瀆

在 1:10 中詩人描述敵人伸手覬覦錫安的「珍寶美物」，以及他們「入侵進入」她的聖所之中。這裡所描繪的事實是，在那個極為隱密只有特定的人選，在特定的時間，才能進去那個神聖而不可侵犯之處，仇敵未經允許擅自闖入「伸手奪取所有她所寶貝珍藏的一切」。Dobbs-Allsopp 與 Linafelt 認為，關鍵在於這節經文中「יָדוּ פָּרַשׁ צָרַר עַל כָּל־מִחְמְדֶיהָ」與「גוֹיִם בָּאוּ מִקְדָּשָׁה」這具有雙重意義的兩個術語，在人格化的錫安女士身上所構成的圖像。他們認為仇敵所奪取之「珍貴寶物」雖然在歷代志下(36:10)中是指著耶和華殿裡各樣寶貴的器皿，但若再加上「錫安女士」這一隱喻，所謂的珍貴之物被仇敵奪走，最好也將之引申理解為「性侵」。

89

此外 Wilkins 指出，在古近東的戰爭中，勝利的一方往往奪取受害者的聖所，

⁸⁸ 對於「錫安女士」這個稱謂的研究與討論，請參閱 H. G. M. Williamson, *Isaiah 1-5* (ICC; London, 2006), 67。另外，有關這個議題古近東相關考古資料的研究，另見 C. M. Maier, *Daughter Zion, mother Zion: Gender, Space and the Sacred in Ancient Israel* (Minneapolis: Fortress, 2008), 60-93.

⁸⁹ F. W. Dobbs-Allsopp and T. Linafelt, "The Rape of Zion in Thr. 1,10," *Zeitschrift für die alt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113 (2001): 77.

其所代表的是征服者至上的神超越了戰敗國的神；此外，征服的一方奪取統治階級的女人成為自己的後宮，則代表對戰敗軍的閹割，以及表達侵略者的征服已獲得致終的勝利。⁹⁰在 LSUr 與 LU 中，這樣的描繪則不如聖經中隱晦且雙關，整個敘事以較為寫實直白的方式呈現，且全詩承襲一貫的行文風格，在這個議題上相當仔細地敘述描寫：

<p>沒有人(被允許)如此觀看聖壺，(但)敵人觀看，</p>	<p>The holy kettles that no one (was permitted) to look upon, the enemy looked upon, (Kr. LSUr 450)⁹¹</p>
<p>神聖的盒子，就是無人能定睛於其上的，被敵人觀看，神的床榻尚未擺設，它尚未擺設，它尚未以乾淨的草料鋪開。</p>	<p>The sacred box that no one had set eyes upon was seen by the enemy, The divine bed was not set up, it was not set up, it was not spread with clean hay, (Mi. LSUr 442-443)⁹²</p>
<p>這暴風就是破壞了城市的……就是那伸出(他的)手放在整個神聖儀式之上的……將那褻瀆之手放在重要的議會之上的。</p>	<p>The storm which destroyed cities... Which stretched out (its) hand over the holy rites... placed a defiling hand on the weighty counsel. (Kr. LU 390-394)⁹³</p>
<p>這怨恨的風暴席捲全地-這個蹂躪城市的風暴，這蹂躪房子的風暴，這蹂躪安定的風暴，這燃燒羊圈的風暴……</p>	<p>The malicious storm which swept through the Land – The city-ravaging storm, the house-ravaging storm, The stable-ravaging storm, the sheepfold-burning storm... (Kl. LU 390-394)⁹⁴</p>
<p>這苦澀的風暴通過這土地，這破壞了城市的風暴，這破壞房屋的風暴，這破壞了牛欄的風暴，這摧毀羊圈的風</p>	<p>The bitter storm that passed in the land, The storm that destroys cities, the storm that destroys houses, The storm that destroys cattle pens, the storm that devastates sheepfolds, That lays hands on</p>

⁹⁰ Wilkins,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social world of Judah in the neo-Babylonian era*, 37.

⁹¹ 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618.

⁹² Michalowski, *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Sumer and Ur*, 65.

⁹³ 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463.

⁹⁴ Hallo, *The context of Scripture I*, 538.

<p>暴，就是將手置於神聖儀式之上，就是將玷污之手置於重要議會之中，「暴風之日」也就是所有這土地上的好處被剪除之日，</p>	<p>the holy rituals, That lays defiled hands on the weighty counsel, The “storm-day” that cuts off all that is good from the land, (Sa. LU 390-395)⁹⁵</p>
--	--

如果說聖經文學所看重的是聖殿裡種種物件被任意奪去，並在文學表現手法上，將之視為一種對於錫安女士，也就是這個群體的「性侵」。那蘇美哀歌文學所關注的就是藏在隱密處的聖物被外人觀看，還有宗教儀式與議會被外人玷汙，是關係到宗教禮儀與禁忌等的破壞，或說對於神靈的錯誤對待、汗巖與輕視。

也許與這節經文最相近的蘇美文獻，應該是「Balag: Sighs in the Night」。其所描繪的正是古近東城市滅亡之時，勝利者在被征服者的聖殿之中的一切行徑。而文中的第一人稱，則為該城市的守護女神，她具體的講述敵人對她的作為，正如同人格化的錫安女士一樣，開口說話，節錄如下：

<p>那個敵人穿著(他)的鞋子進入我的居所，那個敵人將沒有洗過的手放在我身上……他脫去、扯下我的衣袍，並將之穿在他的妻子身上，那個敵人砍下我的青金石，他將之安置於他的女兒身上。</p>	<p>That enemy entered my dwelling place wearing (his) shoes, That enemy laid unwashed hands on me...He tore my garments off me, he dressed his wife in them That enemy cut off my lapis-lazuli, he placed it on his daughter. (balag 50:b)⁹⁶</p>
--	---

糧食匱乏

⁹⁵ Samet, *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Ur*, 75.

⁹⁶ 其他關於耶利米哀歌 1:10 中強暴圖像的描繪在文學和神學方面更進一步的討論，參見 Dobbs-Allsopp and Linafelt, "The Rape of Zion in Thr. 1,10," 77-81.

在耶利米哀歌 1:11 中，詩人首次明確的將注意力轉向「飢荒」與「飢餓」這個無情的主題。就結構而言，這個困擾著耶路撒冷民眾的巨大飢荒，則是位於第一首詩的中心地帶。而有關這個主題更細節的闡述，包含其他民生物資的短缺等等，則是在第五章中呈現。此外，Renkema 更是指出，這一個食物匱乏的抱怨，也同時迴盪在第三章(1-33)之中，故此，就結構的編排而論，「飢荒」在耶利米哀歌中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在「飢餓感」這個背景之下，造成耶路撒冷一切物品的價值都要重新計算(eine Umwertung aller Werte)。⁹⁷

在古代近東各個城市中，居民日常所需的糧食，大多被同時存儲在公共倉庫與私人住宅中。⁹⁸因此或許在戰爭初期，的確會有一定的食品和牲畜儲存於耶路撒冷，但在被圍攻的時間中，這些糧食都將會逐漸的被徹底耗盡。⁹⁹在蘇美城市哀歌中，所描繪的重點，似乎在於飢荒本身：

<p>Enlil 將壓迫(?)與災難如實的加在城市之中，就是那使城市荒廢的，就是那使房屋荒廢的，是他所造。就是那在武器面前(也)無法驅離的，是他造的。一個焦躁的心，他的眼環顧四周，是他所造……在他的宮殿沒有麵包給他(充飢)……(?)在……(?)糧倉，該…… Nanna 的糧倉，沒有糧食……</p>	<p>Oppression(?) and calamity Enlil has made to abide withal in the city what ruins the city, what ruins the house he has made, &c. what turns not away the weapon before it he has made, &c. a heart unquiet, its eye darting around, he has made, &c....in his palace bread to eat there is none for him, and...(?)in the ...granary, the...granary of Nanna, grain there is none... (Ga. LSUr 1-4, 12, 14)¹⁰⁰</p>
<p>Enlil 造成飢荒，除了災害他什麼也不帶來，(且這災害)長住於這個城市之</p>	<p>Enlil made Famine, who brings nothing but harm, dwell in the city...In his palace there was no bread to eat...In the</p>

⁹⁷ Renkema, *Lamentations*, 147.

⁹⁸ Wilkins,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social world of Judah in the neo-Babylonian era*, 38-39.

⁹⁹ 關於古近東圍城的場景，或者可由 Starkey 所發現，Lachish 圍城的壁畫一窺究竟，參見 Y. Yadin, *Art of Warfare in Biblical Lands in the Light of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3), 436-437.

¹⁰⁰ Gadd, "The Second Lamentation for Ur," 63.

<p>中……在他的宮殿之中，沒有麵包可吃……在 Nanna 的糧倉裡，沒有糧食……</p>	<p>granaries of Nanna there was no grain... (Kr. LSUr 297, 308, 310)¹⁰¹</p>
<p>Enlil 用有害的飢荒折磨這座城市，他用能夠破壞這座城市的、摧毀廟宇的東西折磨這城市，他用武器抵擋不住的東西折磨這座城市……在宮中沒有食物好給他，這裡已經被弄得不再適合居住……Nanna 所擁有的穀物堆與糧食倉都無有糧餉……</p>	<p>Enlil afflicted the city with an inimical famine. He afflicted the city with something that destroys cities, that destroys temples, He afflicted the city with something that cannot be withstood with weapons... There was no food for him in the palace, it was made unsuitable to live in... The grain stacks and grain depots of Nanna held no grain... (Mi. LSUr 296-298, 307, 309)¹⁰²</p>

這裡所呈現的，似乎是一種很有衝突且矛盾的概念，Enlil 使飢荒破壞這座城市，因此這座城市無法再提供任何食物給這位神靈，這個地方不再適合神靈居住，且不只如此，Nanna 也被這飢荒給波及影響。描繪的重點在於，糧食短缺的現象。

結論

在耶利米哀歌中，詩人所看重的是這座城市在國際間的地位和盟友在急難中的幫助與否。在詩人眼中，城市吸引群眾的重要因素是節期、慶典與祭祀活動。在詩人筆下，擬人化的城市所在乎的是，百姓的種種苦難，是在飄泊被擄的途中，或在仇敵追逼者面前的無助。這座城市為此種種仇敵在百姓身上的欺壓，以及戰爭所造成的糧食問題，懇求上帝觀看。此外，詩中也同時控訴，外邦人擅自奪取聖殿中的種種物品。

在這兩部蘇美城市哀歌中，卻在相同的主題之下，有不同的關注。他們在意

¹⁰¹ 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616.

¹⁰² Michalowski, *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Sumer and Ur*, 55.

神靈失去原有的飲食，他們認為自己被他們所信仰的神靈遺棄。他們凸顯出那些離開這座城市的人類，再也不會回來，城中只有無數的屍體。人民因為沒有糧食而疲乏無力，他們的女神因為城市與聖殿種種硬體設施遭到破壞而哭泣，此外，他們所控訴的是，外邦人對他們宗教儀式上所造成的破壞。

總的來說，蘇美城市哀歌更加關注有關他們神靈的種種，而耶利米哀歌則關注於城市本身，以及住在其間的人民。

六、結論

耶利米哀歌與這兩部蘇美城市哀歌，有著共同的體裁與相似的寫作背景。他們各自的作者，雖然在某種程度上，見證了自身所處之城市的毀滅，但其實根據詩中所呈現的內容來看，詩中各個主題在敘事上所選用的素材，卻都各自有著微妙的分際。因為，無論是使用哪一種體裁來寫作，每個文本終將反映出一些作者自己的社會背景，以及可能是作者所屬的這個社會背景所看重的面向，而這些反映將永遠都會是主觀的。因此，若要從這三部城市哀歌中，再找到其他的議題，並將之加到上面的列表中討論，我想，應該不是件困難之事。但也基於上述理由，我認為，無論再加添什麼議題，對於蘇美城市哀歌與希伯來城市哀歌之間，是否存在著影響與依附，應該不會再增加什麼支持或反對的證據。因為也不會有哪部文學作品，會超越個人的人類感知，而成為所謂絕對的「真實世界」的客觀寫照。

七、參考書目

外文書目

Alexander, P. S. *The Targum of Lamentations*. The Aramaic Bible, v.17B; Collegeville, MN: Liturgical Press, 2007.

Artzi, P. "Mourn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Death in Mesopotamia*. Alster, B., ed. Copenhagen: Akademisk Forlag, 1980: 161-170.

Berges, U. "Kann Zion mannlich sein? Klg 3 als 'Literarisches Drama' und 'Nachexilische Problemdichtung.'" in Augustin, M. and Niemann, H. M. eds. *'Basel und Bible' Collected Communications to the XVII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BEATAJ, 51; Frankfurt am Main: Lang Verlag, 2004: 235-46.

Berlin, A. *Lamentations: a commentary*. OTL;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2.

Blenkinsopp, J. *Sage, priest, prophet: Religious and Intellectual Leadership in Ancient Israel*.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1995.

Chavalas, M. W. "Assyriology and Biblical Studies: A Century and a Half of Tension." In *Mesopotamia and the Bible: Comparative Explorations*. Chavalas, M. W. and Younger, K. L. ed. JSOTSup 341;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2002: 43-45.

Davies, P. R. *In Search of 'Ancient Israel.'*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Supplement Series 148.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2006.

Dobbs-Allsopp, F. W. *Lamentations*. Interpretation Louisville: John Knox Press, 2002.

Dobbs-Allsopp, F. W. and Linafelt, T. „The Rape of Zion in Thr. 1,10,“ *Zeitschrift für*

die alt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113 (2001): 77-81.

Ferris, P. W. *The Genre of communal lament in the Bible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92.

Gadd, C. J. "The Second Lamentation for Ur." in Thomas, D. W. and McHardy, W. D., eds. *Hebrew and Semitic Studies Presented to Godfrey Rolles Driv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3: 59-71.

Gottwald, N. K. *Studies i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2d rev. ed. London: SCM Press, 1954; revised edition 1962.

_____.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Reconsidered." in *The Hebrew Bible in its social world and in ours*. Edited by N. K. Gottwald.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93: 165-173.

Gwaltney, W. C. "The Biblical Book of Lament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Near Eastern Literature." In *Scripture in Context II: More Essays on the Comparative Method*. Hallo, W. W., Moyer, J. C. and Perdue, L. G., ed. Winona Lake, IN: Eisenbrauns, 1983: 191-211.

_____. "The Biblical Book of Lament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Near Eastern Literature." In *Essential papers on Israel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Greenspahn, F. E. e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1. 242-265.

Hallo, W. W., ed. *The context of Scripture I*. Leiden: Brill, 1997.

_____.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and Their Relevance for Biblical Exegesis." In *The context of Scripture I*. Leiden: Brill, 1997. xxiiiv-xxviii.

Kramer, S. N. "The weeping goddess: Sumerian Prototypes of the Mater Dolorosa." *Biblical Archaeologist*. 46 (1983), 69-83.

Maier, C. M. *Daughter Zion, mother Zion: Gender, Space and the Sacred in Ancient Israel*. Minneapolis: Fortress, 2008.

- Marchesi, G. "Ur-Nammâ(k)'s Conquest of Susa" In De Graef, K. and Tavernier, J. ed. *Susa and Elamarchaeological, Philological,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s*. Leiden: Brill, 2012. 285-291.
- Mcdaniel, T. F. "The Alleged Sumerian Influence upon Lamentations." *Vetus Testamentum*. 18 (1968), 198-209.
- Michalowski P., ed. *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Sumer and Ur*. Winona Lake, IN: Eisenbrauns, 1989.
- Miller, P. D. *They Cried to the Lord: The Form and Theology of Biblical Prayer*.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4.
- O'Connor, K. M. *Lamentations and the tears of the world*.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2002.
- Pham, X. H. T. *Mourning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the Hebrew Bible*.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9.
- Pritchard J. B., e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3d ed. with Supple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 Renkema, J. *Lamentations*. HCOT, Leuven: Peeters, 1998.
- Salters, R. B.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Lamentations*. ICC; London: T&T Clark, 2010.
- Samet, N., ed. *The 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Ur*. Winona Lake, Indiana: Eisenbrauns, 2014.
- Strawn, B. A. "Comparative Approaches: History, Theory, and the Image of God" in LeMon, J. M. and Richard, K. H. ed. *Method Matters: Essay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Hebrew Bible in Honor of D. L. Petersen*.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9. 118-119.
- Thomas, H. A. 'The Liturgical Function of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in Augustin, M.

and Niemann, H. M., eds. *Thinking Towards New Horizons: Collected Communications to the XIX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Ljubljana 2007. BEATAJ, 55; Frankfurt am Main: Lang Verlag, 2008. 137-47.

Vanstiphout, H. L. J. "The Death of an Era: The Great Mortality in the Sumerian City Laments." In Alster, B., ed. *Death in Mesopotamia*. Copenhagen: Akademisk Forlag, 1980. 83-89.

Walton, J. H. *Ancient Israelite Literature in Its Cultural Context: A Survey of Parallels between Biblical an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1989.

_____. *Ancient Near Eastern Thought and the Old Testament: Introducing the Conceptual World of the Hebrew Bible*. Grand Rapids, MI: Baker Academic, 2006.

Wilkins, L. L.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and the social world of Judah in the neo-Babylonian era*. BI, 6; Piscataway, NJ: Gorgias Press, 2010.

Williamson, H. G. M. *Isaiah 1-5*. ICC; London, 2006.

Yadin, Y. *Art of Warfare in Biblical Lands in the Light of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3.

中文書目

劉增泉。《西洋上古史》。台北：五南，2010。

電子資料

<http://etcsl.orinst.ox.ac.uk/cgi-bin/etcsl.cgi?text=c.2.2.2&display=Crit&charenc=gcirc&lineid=c222.C.39#c222.C.39> (該網址於 2006.12.19 更新，並於 2015. 05. 10 節錄)

<http://etcsl.orinst.ox.ac.uk/cgi-bin/etcsl.cgi?text=t.2.2.2&display=Crit&charenc=gcirc&lineid=t222.p1#t222.p1> (該網址於 2006. 12.19 更新，並於 2015. 05. 10 節錄)